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八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二

杲

本名薩里罕

諾延溫都思忠

子伊德

溫都烏達

昂

本名
璦都

高禎

白彥敬

本名約索

張景仁

果本名薩里罕安帝六代孫泰州博勒和之族和勒博
繖之子雄偉有才畧太祖愛之常在軍中及博勒和為
泰州都統宗族皆隨遷泰州薩里罕嘗為世祖養子獨
得不遷仍居於按春水宗翰宗望凡再克汴執宋二主
北還宗望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棟摩攻下河間雄
州李成棄城走薩里罕邀擊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經
畧山東留薩里罕于河上而真定境內有賊衆自稱元
帥泰王薩里罕擊破其衆執而戮之從平陝西薩里罕

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順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熙
河降甘泉等二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瑄都討平河外
降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河及樂州至西寧盡降其都
護官屬於是木波族長等皆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
降其城慕洧以環州來降得城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
宗弼軍敗于和尚原上褒美薩里罕而戒勵宗弼睿宗
已定陝西留兵屯衝要使薩里罕總之居無何請收劍
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于沙會灝敗之遂

克金州連破吳玠諸軍于饒風關遂取真符縣取洋州
入興元府敗吳玠兵于固鎮擒其兩將薩克蘇等破宋
兵盡下諸砦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為元帥右監軍天
眷三年宗弼復取河南薩里罕自河中出陝西既至鳳
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在京兆西者甚衆諸將以暑雨
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元帥遣河南步卒
來會軍薩里罕留諸將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
敗宋兵于涇州宋兵走渭州巴爾斯追擊大敗之未幾

為右副元帥皇統三年封應國公賜賚甚厚熙宗出獵
賜具裝馬二命射于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將還軍命
宰臣餞之海陵升蒲州為河中府薩里罕為河中尹左
副元帥如故自陝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
宗以義除之即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
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聞其
言色變薩里罕亦悔其言既而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
官賞之海陵念薩里罕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

為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薩里罕至汴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托卜嘉無使薩里罕預軍事薩里罕不知每事輒爭之托卜嘉詭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托卜嘉今未嘗別奉詔命陝西之事薩里罕固不敢干涉托卜嘉久在河南將帥畏而附之薩里罕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托卜嘉使還托卜嘉獨有附

奏薩里罕不得與聞人皆知海陵使托卜嘉圖之矣會
海陵欲除遼王舍音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元帥府
令史約索希海陵旨誣薩里罕父子謀反并平章宗義
尚書穆里延等約索學薩里罕手署及印文詐為契丹
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右都監瑣都上變封題作已
經開拆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畫分明
者稱御史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此書約索拾得之
其書畧曰托卜嘉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應是

知得上意伊里布丞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毫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格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教薩古令史却寫白字書來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真薩古爐炭上薩古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薩古曰爾苦矣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冤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

死使色呼琿殺薩里罕于汴族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哲格者能契丹小字舊嘗從薩里罕特默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者皆族誅薩里罕親屬坐是死者二十餘人潞王烏哲孫貢嚕候薩里罕于汴色呼琿執之貢嚕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色呼琿亦殺之其家訟于朝海陵不問但賜錢二百萬瑄都遷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約索為同知博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

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薩里罕黨人在其間敗
吾事矣老人指蕭玉也蕭玉名老人故云然約索在博
州數歲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初詔復薩里罕官爵
三年追封金源郡王諡莊襄以郡王品秩官為營葬十
七年配享太宗廟庭

諾延溫都思忠本名伊里布阿卜薩水人太祖伐遼是
時未有文字凡軍事當中覆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
忠思忠面奏受詔還軍傳致詔辭雖往復數千言無少

誤及遼人議和思忠與烏陵阿贊謨往來專對其間號
扎拉扎拉者漢語云行人也自收國元年正月遼人遣
僧嘉努來使者三往反議不決使者薩喇至遼遼人殺
之遼主自將至圖們大敗歸復遣使議和太祖使呼圖
克昆往書曰若不從此呼圖克昆但送至界上或如薩
喇殺之惟所欲者天輔三年六月遼大冊使太傅實納
埒以冊璽至上京一舍先取冊文副錄閱視文不稱兄
不稱大金稱東懷國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幹希尹

定冊文義指揚朴潤色和碩台阿薩爾高慶裔譚契丹
字使贊謨與實訥埒偕行贊謨至遼見遼人再撰冊文
復不盡如本國旨意欲見遼王自陳閹者止之贊謨不
顧直入閹者相與搏搤折其信牌遼人懼遽遣贊謨歸
太祖再遣贊謨如遼遼人前後十三遣使和議終不可
成太祖自將遂克臨潢其後伐宋思忠從宗翰軍封劉
豫為齊帝思忠為傳宣使俄授穆昆從宗弼克和尚原
還為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改蒲州防禦使元帥府

在陝西者其官屬往往豪壓貧民為奴起遣工匠千人東來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聞詔皆還之為行臺尚書左丞是時贊謨為行臺參知政事思忠黷貨無厭贊謨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東德于行臺贊謨妻東德乳母也思忠因構謨殺之是歲思忠入為尚書右丞俄進平章政事封邵國公進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國公大德三年致仕貞元二年十月海陵率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禮見謂思忠曰卿神氣康實

習先朝舊事舍卿無能知者當為朕起共治國政對曰
君之命臣敢不敬從但恨老病疎謬無以塞責耳遂命
思忠乘馬從入宮拜太傅領三省事封齊國王尋拜太
師兼勸農使已而罷中書門下省不置領三省事置尚
書令位丞相上思忠為尚書令特置散從八人聽隨至
宮省奏賜坐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風思忠建白之封王
者皆降封異姓或封公或一品二品階惟封思忠廣平
郡王賜以玉帶思忠言百官不當封妻海陵從之惟封

思忠次室為郡夫人而思忠亦自謂太祖舊臣頗自任
雖海陵遂非拒諫而思忠盡言無所避海陵將伐宋問
諸大臣皆不敢對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悅謂思忠曰汝
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為期海陵曰
何久也朞月耳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今百姓愁
怨師出無名江淮間暑熱湫濕不堪久居未能以歲月
期也海陵怒顧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畏恐
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何

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正統爾
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伊德識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
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
矣彼乳臭子安足問哉海陵既不用思忠言運四方甲
仗于中都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盜賊海陵盡籍丁
壯為兵思忠曰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皆不聽其
後州郡盜起守令不能制契丹薩巴斡罕果反期年乃
克之當是時海陵伐宋祁宰諫而死張浩進言被杖思

忠見疎孔彥舟畫策先取兩淮他無及者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深悼惜之親臨奠賻贈加等賜金螭頭車使者監護給道路費大定十二年詔復烏凌阿贊謨官爵贈特進上謂宰臣曰贊謨忠實剛毅雖古人無以過與思忠有隙遂勸海陵殺之今思忠子孫皆不肖亦陰報也初思忠已構殺贊謨遂納其妻曹氏盡取其家財產章宗即位贊謨女五十九乞改葬詔賜葬地于懷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

謙本名伊德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託有以室家傳達者官刑不肅士風頽敝如此其糾正之初世宗至中都多放宮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宮心常怏怏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殿上命近臣迹火之所發十六位宮人袁六娘等六人告實稱心等為之稱心等伏誅賞賜袁六娘六人放出宮為良謙意宮殿被火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

紆修建上使張汝弼詔謙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
瘡痍未復邊事未息豈遽有營繕也卿可悉之久之襲
父思忠濟州明安利涉軍節度副使烏凌阿楚呼追捕
逃軍至明安中謙畏其擾乃醵民財買銀賂楚呼事覺
楚呼抵罪謙坐奪明安遇赦求叙上曰伊德無自與賊
使復其所

諾延溫都烏達太師思忠姪也天會間充女直字學生
學問通達觀書史工為詩選為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

事轉行臺右司郎中入為左司員外郎累官同知大興
尹京師盜賊止息事無留滯再遷刑部尚書改定海軍
節度使除兵部尚書改吏部正隆伐宋為武定軍都總
管世宗即位遣使召之授咸平尹為北邊行軍都統改
會寧尹都統如故是時初定韓罕人心未安烏達為治
寬簡多備禦謹斥候邊郡以寧改北京留守以廉察舉
烏達所在有能名無私過由是入拜參知政事世宗諭
之曰凡在卿上者行事或不當理咨稟不從卿以所見

奏聞下位有可用之才當推薦之久之屬疾上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往視遣醫治療薨年四十七上聞悼惜之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勅有司致祭久之上謂侍臣曰故參知政事烏達刑部尚書彥忠滄州節度使鄂博庫侍郎德幹郎中固納皆為人忠直後進中少有能及之者朕樂得忠直之人有如烏達輩者乎卿等為朕舉之其見思如此

昂本名瓚都景祖弟伯赫之孫咱幹之子幼時侍太祖

太祖令數人兩兩角力時昂年十五太祖顧曰汝能此乎對曰有命敢不勉遂連仆六人太祖喜曰汝吾宗弟也自今勿遠左右居數日賜金牌令佩以待年十七太祖伐遼謂之曰汝可擐甲從軍矣昂遂佩所賜金牌從軍太祖平燕策功賜甲第一區天輔六年宗翰駐北安州聞遼主延禧在鴛鴦灤遣諾延溫都思忠請命於古倫貝勒杲願以所部軍追之杲不能決乃遣昂與思忠詣宗翰議其事遂定天會二年南京叛軍帥棟摩遣昂

劉彥宗分兵討之宗望伐宋承制以為河南諸路兵馬都統稱金牌郎君及攻汴州宗弼與昂以兵三千為前鋒比暮昂先以兵千人馳至其北門時軍中遣使入城宋人不納昂諭之以事遂得入宗望至汴令棟摩達蘭等屯于城之東北隅慮宋主遁去遣昂等率輕騎環城巡邏昂所領止八穆昆遇敵萬人與戰敗之其步軍溺死於汴者過半七年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為堅守計有兵數千

列陣於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宗輔定陝西宗弼經畧熙秦遣昂與薩里罕領兵八千攻取河西郡縣昂等遂取寧洮安隴二寨進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樂州其都護及河州安撫使郭寧偕降復進取三寨至西寧州都護許居簡以城降吐蕃酋長之孫趙鈐轄率其所部木波首領五人來降昂別領軍四千往積石軍降其

軍及所部五寨官吏追吐蕃鈐轄等十二人至廓州招之不下攻取之天眷元年授鎮國上將軍除東平尹明年夏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軍五千倉卒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以為疑兵自以精兵陳于前飛不敢動相拒數日而退昂勒兵襲之至清口飛衆泛舟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昂乃附水屯營夜將半忽促衆北行諸將諫曰軍士遠涉泥淖饑憊未食恐難遽行昂怒不應鳴鼓督

之下令曰鼓聲絕而敢後者斬遂棄營去幾二十里而止是夜來人來劫營無所得而去諸將入賀且問其故昂曰汭流而下者走也汭流而上者誘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飢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勢不利其襲我必矣衆皆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為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塹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

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為聲援飛乃退在東平七年改益都尹遷東北路招討使改崇義軍節度使遷會寧牧天德初改安武軍節度使遷元帥右都監轉左監軍授上京路額勒敏哈爾琿河世襲明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明安不足酬也益以四穆昆昂受親管穆昆餘三穆昆讓其族兄弟拜樞密副使轉太子少保進樞密使尚書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昂五十久之拜太尉封瀋國公進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國公

累進封莒衛齊兼樞密太保如故海陵南伐命分諸路
軍為三十二總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遂以昂為
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築臺于江上召昂及右領軍副大
都督富勒琿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矣富勒琿曰舟
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昂與富勒琿明日先濟昂懼欲亡
去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既而至揚
州軍變海陵死世宗即位遼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
于南京遣其子寢殿寶達爾宗浩與其壻牌印祗候輝罕

等奉表賀登寶位大軍北還昂恐宋入躡其後即以罷
兵移書于宋二年入見世宗深慰勞之進封漢國公拜
都元帥太保如故置元帥府於山東經畧遘事未幾奉
遷睿宗皇帝梓宮於山陵以昂為勅葬使事畢還山東
三年召至京師以疾薨年六十四上為輟朝親臨奠贈
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昂在海陵時縱飲沉醉
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常面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
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為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

其妻大氏海陵庶人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聞者稱之睦於兄弟尤善施予其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帳衣衾器皿僕馬之屬常預設於家即命駕相就為具歡樂終日盡以遺之即日使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為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為子孫奴耶君子以為達

贊曰薩里罕溫都思忠墳都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

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薩里罕既自以言致疑猶與大臬辨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陵阿贊謨廉直自奮思忠擠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室而敗其貲此何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矣正隆之末瑣都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與戰逼側趨苟免自全大臣之道

固若是乎

高楨遼陽渤海人五世祖模翰仕遼官至太師楨少好學嘗業進士幹魯討高永昌已下瀋州永昌懼偽送款以緩師是時楨母在瀋州遂來降告以永昌降款非誠幹魯乃進攻既破永昌遂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授明安天會六年遷尚書左僕射判廣寧尹加太子太傅在鎮八年政令清肅吏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提點河北西路錢帛事天眷初同簽會寧牧及熙宗幸

燕兼同知留守封戴國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濟
出守中京以楨為同判俄改行臺平章政事為西京留
守封任國公是時奚霫軍民皆南徙穆昆布木者因之
嘯聚為盜海陵患之即以楨為中京留守命乘驛之官
責以平賊之期賊平封河內郡王海陵至中京楨警夜
嚴肅有近侍馮僧嘉努李街喜等皆得幸海陵嘗夜飲
于禁楨杖之瀕死由是權貴皆震懾遷太子太保行御
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進封代王太子太保行御史

大夫如故楨久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為言當路者忌之薦張忠輔馬諷為中丞二人皆險詖深刻欲令以事中楨正隆例封冀國公楨因固辭曰臣為衆小所嫉恐不能免尚可受封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草書空獨語曰某事未決某事未奏死有餘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致奠賻贈加等楨性方嚴家居無聲伎之奉雖甚暑未嘗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不一談笑其簡默如此

白彥敬本名約索博勒和部族人初名彥恭避睿宗諱
改焉祖額布根父阿蘇仕遼為率府率彥敬善騎射起
家為吏補元帥府令史伐宋為錢帛司都管勾立三省
選為尚書省令史除都元帥府知事招諭諸部授以金
牌行數千里有功超遷兵部郎中熙宗罷統軍司改招
討司遣彥敬分僚屬收牌印諭諸部隸招討司還為本
部侍郎遷大理卿出為通州防禦使改刑部侍郎怨家
告誣開府慎思與西北路部族謀叛彥敬鞫得其實海

陵嘉之遷簽書樞密院事以便宜措置邊防正隆六年
調諸路兵伐宋及調民馬使彥敬主會寧扶餘呼爾哈
三路事改吏部尚書充南征萬戶遷樞密副使契丹薩
巴反樞密使布薩呼圖等以無功坐誅以彥敬為北面
行營都統與副統赫舍哩志寧以便宜往賜御服衣襖
行至北京聞南征諸軍逃歸者皆奔東京欲推戴世宗
彥敬與志寧謀陰結會寧尹完顏富色里利涉軍節度
使通吉義圖之世宗已即位使舒穆魯伊德伊喇赫伯

等九人招彥敬志寧彥敬拒之使伊德跪伊德不屈皆殺之及完顏默音將兵攻北京彥敬使偏將率兵拒於建州之境而通吉義先歸世宗富色里稱疾不至世宗密遣人乘夜揭榜於北京市購以官賞彥敬志寧恐為入圖已遂降以為哈斯罕節度使不數月召為御史大夫韓罕僭帝號諸軍馬瘦弱遣彥敬往西北路招討司市馬得六千餘匹韓罕敗西走山後完顏思敬以新馬三千備追襲彥敬屯于夏國兩界間韓罕平召還為兵

部尚書出為鳳翔尹改太原尹兼河北東路兵馬總管
尋改河中尹大定九年卒于官

張景仁字壽甫遼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貞元二年與瞿
永固俱試禮部進士以尊祖配天為賦題忤海陵旨語
在永固傳大定二年布薩忠義伐宋景仁掌其文辭宋
人議和朝廷已改奉表為國書稱臣為姪但不肯世稱
姪國往復凡七書然後定其書皆景仁為之世宗稱其
能嘗曰今之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指事達意

辨而裁真能文之士也五年罷兵入為翰林直學士七年遷侍講八年為詳讀官宋國書中有寶鄰字景仁奏鄰字太涉平易上問累年國書有鄰字否命一一校勘六年書中亦有之上責問六年詳讀官劉仲淵右丞石琚亦請罪曰臣嘗預六年詳讀上曰此有司之過安得一一責宰臣邪詔有司就諭宋臣王洵使歸告其主後日國書不得復爾仲淵時為禮部侍郎降石州刺史景仁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久之上召景仁讀陳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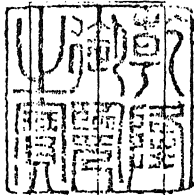
字上問事疑幾何景仁率易少周密對曰二十餘事復
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餘皆無謂也明日上召
景仁責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觀之中復有不可行者
卿謂無謂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嘗使卿分別可否卿
輒專可否何也自今戒之十年兼太常卿學士同修國
史如故轉承旨兼修國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召為御
史大夫仍兼承旨修國史世宗謂景仁曰卿博學老儒
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後行之斯謂稱矣不能如古之

人衆人不獨謂卿亦謂朕不能知人卿醉中頗輕脫失
言當以酒為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頗率易不可
任臺察景仁被詔就臺中治監察罪輒以便服視決罰
上聞之責景仁曰朕初用卿為大夫或言卿不可居此
官今果不用故事率易如此卿自慎不然黜罰及矣景
仁頓首謝未幾詔葬元妃李氏于海王莊平章政事烏
庫哩元忠提控葬事都水監丞高杲壽泊道路不如式
元忠不奏決之四十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

臣禮上曰卿劾奏甚當使左宣徽使富察鼎壽傳詔戒
勅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決六
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當自咎勿復再元
忠尚豫國公主怙寵自任倨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肅
然是歲薨

贊曰高楨以舊勞為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絕治無所避
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直已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
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嚮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讜論

必有疎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金史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八十五至
七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_臣覺羅喜

內閣中書_臣李彤覆勘

總校官舉人_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_臣顧崇瀛

謄錄監生_臣劉雲瑞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八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三

世宗諸子

永中

本名薩刺勒

永蹈

本名尼楚赫

永功

本名桑阿子壽

永德

本名思楚

永成

本名哈雅

永升

本名錫卜察

世宗昭德皇后生顯宗趙王蘊尼越王薩魯元妃張氏

生鄔王永中越王永功元妃李氏生鄭王永蹈衛紹王
永濟潞王永德昭儀梁氏生豫王永成才人舒穆魯氏生
夔王永升蘇尼薩魯皆早卒

鎬王永中本名薩喇勒又名烏遜大定元年封許王五
年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
拜樞密使十九年子實古納加光祿大夫是歲改葬明
德皇后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張氏陪葬十一月庚申
自磐寧宮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黃繖者前導

俄頃皇后柩出磐寧宮顯宗徒跣少府監張僅言呼執黃繖者不應既葬僅言欲奏其事顯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繖人誤耳僅言乃止二十一年改判太宗正事永中不悅顯宗勸之曰宗正之職自親及疎自近及遠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之貴豈以官職閑劇為計邪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問起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實古納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

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太平山好水川清暑顯宗薨于中都詔曹王永功視章宗召永中赴行在是歲與章宗及永功等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復為樞密使是歲世宗賜諸孫名實古納曰瑜實圖美曰璋阿索美曰玘阿里罕曰璩二十七年玘年十五以上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起復判西京留守封漢王與諸弟各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二千貫重幣三百端絹

二千匹再賜永中修公廨錢三百萬加實古納銀青榮
祿大夫阿里罕奉國上將軍明昌二年正月辛酉
孝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吳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
隋王永升奔喪後期各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永中
適有寒疾不能至上怒頗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
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須來二月丙戌禪祭永中始至入
臨辛卯始克行燒飯禮壬辰永中及諸王朝辭賜遺留
物禮遇雖在而嫌忌自此始矣四月進封并王三年判

平陽府事進封錫王初置王傳府尉官名為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望風旨過為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不堪殊鬱鬱乃表乞間居詔不許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門戶出入毬獵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東提刑判官伯勒赫私謁永中杖一百解職前近侍局副使費摩克爾森受永中請託為實古納求除官克爾森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猶坐免故尚書右丞張汝弼永

中母舅也汝弼妻高托噶自大定間畫永中母像奉之
甚謹挾左道為永中求福希覬非望明昌五年高托噶
坐詛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鐫王傳尉奏
永中第四子阿里罕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詔同
簽大睦親府事膏御史中丞孫即康鞠問并求得第二
子實圖美所撰詞曲語不遜家奴德格首永中嘗與侍
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為大王以爾為妃詔遣官覆按
狀同再遣禮部尚書張暉兵部侍郎烏庫哩慶裔覆之

上謂宰臣曰鎬王祇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事馬琪曰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詔以永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對便殿皆曰請論如律惟宮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詔賜永中死實圖美阿里罕等皆棄市勅有司用國公禮收葬永中平陽府監護官給葬具妻子戚州安置泰和七年詔復永中王爵賜諡曰厲勅實古納

於威州擇地以禮改葬歲時祭奠貞祐二年詔徙永中
妻子實古納等鄭州安置貞祐三年太康縣人劉全書
為盜亡入衛真界詭稱愛王所謂愛王指實古納實古
納實未嘗有王封小人妄以此目之劉全欲為亂因假
託以惑眾誘王氏女為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東平
人李寧居嵩山有妖術全同縣人時溫稱寧可論大事
乃使范元書偽號弓之寧至推為國師議僭立事覺全
溫寧皆伏誅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永中子孫于南京興

定二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奮發今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為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遣歐榮輩結構逆黨市兵仗大署旌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七十餘人永中子孫禁錮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幾四十年天興初詔弛禁錮未幾南京亦不守云

鄭王永蹈本名尼楚赫初名實古爾大定十一年封滕王末期月進封徐王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

六年為大興尹章宗即位判彰德軍節度使進封衛王
明昌二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初崔溫郭諫馬
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畢慶壽以告
永蹈郭諫頗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諫相已及妻子諫說
永蹈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
元妃長子不與諸王比也永蹈召崔溫馬太初論讖記
天象崔溫曰丑年有兵災屬兔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
位郭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主丑後寅前

兵戈僭亂事永蹈深信其說乃陰結內侍鄭兩兒伺上起居以崔溫為謀主郭諫馬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布薩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為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富拉塔致書于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諫永蹈不聽董壽以語同輩奴遷嘉努上變是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政事完顏守貞參知政事胥持國戶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瑪

哈鑑鞠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上怒召守貞等問狀右
丞相瓜爾佳清臣曰事貴速絕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
及妃卞玉二子安春愛新公主長樂自盡富拉塔崔溫
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布薩揆雖不聞問猶坐除名董
壽免死隸監籍遷嘉努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叙
使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
改葬賜謚曰刺以衛王永濟子阿禪為永蹈後奉其祭祀
越王永功本名桑阿又名廣孫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

笑勇健絕人涉書史好法書名畫大定四年封鄭王七年進封隋王十一年進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書上曰侍郎張汝霖汝外舅行也可學為政十七年授庫庫圖世襲明安十八年改大興尹世宗幸金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戶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親軍人止一蒼頭兩彈壓服勤為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蒼頭使彈壓待罪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

之老嫗與男婦憩道傍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
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跡之有
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已即走避之
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
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尸已半腐
縣吏以為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獄上永功疑之曰
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
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以稱殺牛之

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黃氏望雲王氏豪猾不逞永功發其罪畿內肅然二十三年判東京留守是月改河間尹閏月改北京留守居無何上謂宰臣曰朕聞永功到北京為政無良雖朕子萬一敗露法可廢乎朕已戒勅永功卿等可諭其長史俾匡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東京留守世宗幸上京過東京永功從明年上還至天平山好水州皇太子薨詔永功護喪事尋拜御史大夫章宗封原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趙王永中乃永功兄弟皆

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大宗正事應州僧與永功有舊將訴事于彰國軍節度使伊剌呼剌求永功手書與呼剌為地呼剌得書奏之上謂宰臣曰永功以書囑事呼剌此雖細微不可不懲也凡人小過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懲庶幾能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無私臣下敢不敬畏於是永功解職未幾復判大宗正事章宗即位除判平陽府事進封冀王永功之官隨引醫人沈思存過制限當解職上曰朕知此事當痛斷監奴及治

府掾長史管轄府事者罪仍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至
徒永功曲庇之平陽治中高德裔失覺察笞四十於是
永功改判濟南府詔永功曰所坐雖細事法令不得不
如此今已釋矣後母復然濟南先帝舊治風土甚好可
悉此意也改授山東西路巴喇衮世襲明安二年判廣
寧府事進封魯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元年進封郢
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八年復判
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譙王判中山府事明年進封

越王宣宗即位免常參明年從遷汴京久之詔永功每
月朔一朝興定四年詔永功無朝五年有疾賜御藥疾
革賜尚醫診視一日五遣使候問是歲薨上哭之慟謚
曰忠簡子福孫壽孫尼瑪哈大定二十六年詔賜福孫
名璐壽孫名璿尼瑪哈名琳是年璐加奉國上將軍章
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封蕭國公初為興陵崇妃養
子常居京師奉朝請奉和五年卒章宗輟朝百官進名
奉慰

璫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為詩工真草書大定二十七年加奉國上將軍明昌初加銀青榮祿大夫衛紹王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貞祐中封胙國公正大初進封密國公璫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詠為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永功薨後稍得出游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璫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

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貪不能具酒肴蔬飯共
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
聽客去樂而不厭也天興初璫已臥疾論及時事嘆曰
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顏氏一族歸吾國中
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何言望是時曹王出質璫見哀
宗於隆德殿上問欲何言璫奏曰聞額爾克欲出議和
額爾克年幼不若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
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

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
于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
君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薨年六十一平生詩文甚多
自刪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第五子
守禧字慶之風神秀徹璫特鍾愛嘗曰平日所蓄書畫
將以付斯子及汴城降守禧病卒年未三十

潞王永德本名思楚大定二十七年與章宗及諸兄俱
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秘書監二

十九年進判秘書監進封藩王明昌元年授山東東路
巴喇衮必喇明安三年進封幽王五年遷勸農使承安
二年進封潞王承安三年再任勸農使泰和元年有司
劾永德元日進酒後期有詔勿問衛紹王時累遷太子
太師宣宗即位改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遷判大
睦親府事子鄂倫賜名琰

豫王永成本名哈雅又曰羅索母昭儀梁氏永成風姿
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藩王

以太學博士王彥潛為府文學永成師事之十一年進
封幽十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秘書監明年授世襲山
東東路已喇衮明安判大睦親府事既而改中都路額
特赫格們明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三年
判定武軍節度使事尋改判廣寧府二十五年世宗幸
上京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為御
史大夫章宗即位起復進封吳判真定府事明昌元年
改山東西路佛們必喇明安明年進封充坐率軍民圍

獵解職奉表謝罪上賜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
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冲人之繼統愈明忠
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毫楮莫窮用是
起之苦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荐更叢
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鎮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
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獵頗擾部民法
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遂於
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祖宗立法

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閒之
小誠欲成終始之鴻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
知節慎者修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
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
之悔前人所行可為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
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素不
工詞翰臨文章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未幾授
沁南軍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

事上以永成誕日親為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玉牒忠
誠不待啓金滕之語當世榮之七年改判平陽府事承
安改元以覃恩進封豫明年冬進馬八十匹以資守禦
之備上賜詔獎諭曰卿夙有雋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
砥礪忠義方分憂於外服來輸駿於上闕欲助邊防以
增武備惟盡心於體國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
嘉獎五年再任俄召還以疾不能入見上親幸其第臨
視泰和四年薨訃聞上為之震悼賻贈甚厚謚曰忠獻

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錫卜察一名鶴壽大定十一年封徐王進封虞王二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吏部尚書授山東西路安巴珠赫必喇明安章宗即位加恩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久之改封宛王衛紹王即位徙今封貞祐元年

九月宣宗以永升年高素羸疾詔宮中聽扶杖尋薨既殯燒飯上親臨奠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金史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八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四

李石

子聲可

完顏福壽

通吉義

本名呼拉布

烏雅富埒赫

烏雅普霞努

烏雅扎拉

李師雄

尼瑪哈楚呼

富珠哩定方

本名阿哈

瓜爾佳呼喇

富察鄂倫

瓜爾佳扎拉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弟也。先世仕遼為宰相。高祖仙壽嘗脫遼主之舅，於難遼帝賜仙壽遼陽及湯池地千頃。他物稱是，常以李舅目之。父綽，爾齊桂州觀察使。高永昌據東京，率衆攻之不勝而死。石敦厚寡言，而器識過人。天會二年，授世襲穆昆，為行軍明安府宗為右副元帥，引置軍中。屬之宗弼八年，除禮賓副使，轉洛苑副使。天會十五年，置行臺省於汴，為汴京都巡檢使。歷大名少尹、汴京馬軍副都指揮使，累官景州刺史。

海陵營建燕京宮室石護役皇城端門海陵遷都燕京
石隨例入見海陵指石曰此非葛王之窮乎葛王謂世
宗也未幾除興中少尹石知海陵忌宗室頗歎前日之
言秩滿託疾還鄉里世宗留守東京禦契丹瓜里石留
東京巡察城中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察世宗動靜
知軍李富色克知存福謀以告世宗石因勸世宗先除
存福然後舉事世宗從之大定元年以定策功為戶部
尚書無何拜叅知政事阿蘇殺同知中都留守富察薩

勒扎遣使奉表東京而羣臣多勸世宗幸上京者石奏
曰正隆遠在江淮寇盜蠭起萬姓引領東向宜因此時
直赴中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惟陛下無
牽於衆惑上意遂決即日啓行世宗納石女後宮生鄭
王永臨衛紹王永濟是為元妃李氏三年戶部尚書梁
球上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真偽相雜請一
切停罷石買革去舊帖下倉支粟倉司不敢違以新粟
與之上聞其事以問梁球梁球對不以實上命尚書左

丞翟永固鞫之梁球削官四階降知火山軍石罷為御史大夫久之封道國公六年上幸西京石與少詹事烏庫哩薩哈守衛中都宮闕詔曰京師巡禦不可不嚴近都明安內選士二千人巡警仍給口泰芻粟謂宰臣曰府軍錢幣非徒聚貨也若軍士貧弱百姓困乏所費雖多豈可已哉故事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問起居上以使傳頻煩命二十日一進表七年拜司徒兼太子太師御史大夫如故賜第一區安化軍節度使圖克

坦子溫平章政事喀齊喀之姪也賊濫不法石劾之方石
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宰相或問石奏事何
久石正色曰正為天下姦污未盡誅耳聞者悚然一日
上謂石曰御史分別庶官邪正卿等惟劾有罪而未嘗
舉善也宜令監察分路刺舉善惡以聞石司憲既久年
寢高御史臺奏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新條改斷者上
曰若在制前行者豈可改也上御香閣召中丞伊喇道
謂之曰李石耄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不當豈涉

於私乎他日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善惡邪
正無語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舉一二善士
亦不負此職也十年進拜太尉尚書令詔曰太后兄弟
惟卿一人故命領尚書事軍國大事涉於利害議其可
否細事不煩卿也進封平原郡王平章政事完顏守道
奏事石神色不懌世宗察之謂石曰守道所奏既非私
事卿當共議可否在上位者所見有不可順而從之在
下位者所見雖當則遽不從乎豈可以與已相違而蓄

怒哉如此則下位者誰敢復言石對曰不敢上曰朕欲
於京師節鎮運司長佐三員內任文臣一員尚未得人
石奏曰資考未至不敢擬上曰近觀節度轉運副使中
才能者有之海陵時省令史不用進士故少尹節度轉
運副使中乏人大定以來用進士亦頗有人矣節度轉
運副使中有廉能者具以名聞朕將用之朝官不歷外
任無以見其才外官不歷隨朝無以進其才中外更試
庶可得人他日上復問曰外任五品職事多闕何也石

對曰資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對不
稱旨上表乞骸骨以太保致仕進封廣平郡王十六年
薨上輟朝臨弔哭之慟賻錢萬貫官給葬事少府監張
僅言監護親王宰相以下郊送謚襄簡石以勲威久處
腹心之寄內廷獻替外罕得聞觀其劾圖克坦子溫退
答宰臣之問氣岸宜有不能堪者時論得失半之亦豈
以是耶舊史載其少貧貞懿后周之不受曰國家方急
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吾復何

憂及中年以冒粟見斥衆議貪鄙如出二人史又稱其
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為相其人以事見石惶恐石曰吾
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能為長者言如是又與他日氣
岸迥殊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兵為國
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
所恃以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
疆理示以法禁使之無爭是為長久之術趣有司按問
自是軍民之爭遂息北京民曹貴謀反大理議廷中謂

賈等陰謀久不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論斬石是之又議從坐久不能決石曰罪疑惟輕入詳奏其狀上從之緣坐皆免死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與丞相赫舍哩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為此無益議遂寢是皆足稱云世宗在位幾三十年尚書令凡

四人張浩以舊官完顏守道以功圖克坦克寧以顧命石以定策他無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子獻可達可

獻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中進士第世宗喜曰太后家有子孫舉進士甚盛事也累官戶部員外郎坐事降清水令召為大興少尹遷戶部侍郎累遷山東提刑使卒衛紹王即位以元舅贈特進追封道國公子道安擢符寶郎

完顏福壽哈斯罕人也父和卓國初來歸授明安天眷
二年福壽襲父和卓職授定遠大將軍累加金吾衛上
將軍海陵省併明安穆昆遂停封正隆末海陵伐宋福
壽領羅索塔坦二明安由山東道進至泰安既受甲福
壽乃誘將校北還而高忠建盧萬嘉努等亦各率衆萬
餘俱歸東京欲共立世宗至遼口世宗遣圖克坦思忠
府吏張穆隆阿等來迎察其去就思忠等以數騎馳入
軍中見福壽等問曰將軍何為至此福壽等向南指海

陵而言曰此人失道不能保天下國公乃太祖皇帝親孫我輩欲推戴為主以此來耳諸軍皆東向拜呼萬歲為書以授思忠於是督諸軍渡遼水徑至東京城下即諭軍士環甲入衛宮城殺高存福等明日與諸將及東京吏民從博索路兵馬都總管完顏默音勸進世宗即位以福壽為元帥右監軍賜以銀幣御馬初默音之至也大會諸軍以福壽之軍居左高忠建軍居右忠建曰何以我軍為右軍默音曰樹置在我爾曷敢言福壽曰

始建大事左右軍高下何足爭也遂讓忠建為左軍世宗聞而賢之未幾從完顏默音討白彥敬赫舍哩志寧於北京是冬上聞臨潢尹兼元帥左都監烏哲庫等與斡罕戰不利命福壽將兵進討已敗賊俘獲生口萬計世宗以赫舍哩志寧代之召還授興平軍節度使復其世襲明安尋領濟州路諸軍事大定三年卒

通古義本名呼拉布哈斯罕人也徙居遼陽之阿穆濟山祖輝罕父密拉收國二年哈斯罕來附密拉領戶三

百遂為穆昆密拉長子扎古次子呼實與義同母密拉死呼實欲承穆昆義曰長兄雖異母不可奪也呼實乃以穆昆歸扎古人咸義之義以質子至上京善女直契丹字為管勾御前文字天會十五年擢右監門衛大將軍除寧化州刺史察廉遷德壽勒部族節度使復州防禦使改珠魯部族節度使河南路統軍都監為武勝軍節度使邊郡妄稱寇至統軍司徒居民於汴義獨不聽曰與官屬擊毬游宴統軍司使人責之義曰太師梁王南

伐淮南死者未葬亡者未復彼豈敢先發此城中有權
場若自動彼將謂我無人既而果無事統軍謝之請以
沿邊唐州等處諸軍明安皆隸於義貞元元年改唐古
部族節度使為彰化軍改利涉軍節度使是時海陵伐
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衆心都統白彥敬
自北京使人陰結義欲與共圖世宗頃之世宗即位義
即日來歸具陳所以與彥敬密謀者世宗嘉其不欺以
為參知政事上謂義曰正隆率諸道兵伐宋若反旆北

指則計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嫡母阻兵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太祖之孫即位此其時也上曰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舉若太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韓罕必太熾今正隆已渡淮韓罕未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皆在此惟早幸中都為便上納之次榛子嶺世宗聞海陵死於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大定二年罷為益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賜金五十兩銀五百兩三年以疾致仕四年薨於家年七十一子和尚大定初除

應奉翰林文字佩金牌圖們額哩頁子薩哈連克護衛
司史王德爾加保義校尉皆佩銀牌持詔書宣諭中都
以南州郡及往南京諭太傅張浩中道聞海陵遇害南
京及都督府皆奉表賀乃止和尚為奉使擅廢置州縣
官輒行殺戮詔尚書省鞠治之十九年詔以義孫引壽
為實喇達哈世襲穆昆義性辯給善談論服玩不尚奢
侈食不兼味云

贊曰章宗嘗問羣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為誰完顏守

金史卷八十六
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嘆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
完顏默音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顏福壽讓忠建而
已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通吉義最先至諸將尚未肯
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烏雅富埒赫率賓路卓多明安人改屬海蘭路祖色埒
預平烏春烏木罕之亂及伐遼宋皆有功追授明安贈
銀青光祿大夫父古頁襲明安富埒赫從太祖伐遼勇
聞軍中天眷三年襲明安授寧遠大將軍累官武寧軍

節度使遷京兆尹海陵伐宋行武威軍都總管軍還為
順義軍節度使圖克坦喀齊喀定秦隴富埒赫統完顏
實訥埒延扎們都兵救德順州改延安平涼尹致仕封任
國公大定十九年卒

烏雅普霞努率賓路錫馨河人也後改隸海蘭路父呼
寶罕天輔初追授明安親管穆昆普霞努身長有力多
智畧襲其父明安穆昆階寧遠大將軍天德二年授陳
州防禦使貞元元年改昌武軍節度使以善綏撫再任

海陵南征改歸德尹為神策軍都總管當屯濟州比至山東盜已據其城普霞努領十餘騎往覘之忽為其衆所圍乃與軍士皆下馬立而射之殺百餘人賊衆敗走迺遷襲之至暮而還明日攻破其城號令士卒毋害居民郡中獲安民感其惠為立祠以祭大定二年為慶陽尹元帥左都監圖克坦喀齊喀奏宋軍十萬據險阻剽郡邑請益師詔益兵七千與舊兵合為二萬遣普霞努與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領其軍以往卒於軍年六十一

子扎拉

烏雅扎拉銀青光祿大夫普霞努子也力兼數人勇果無敵正隆六年伐宋諸明安穆昆兵皆行州縣無備契丹瓜里陷韓州圍信州遠近震駭扎拉道出咸平遂率本部亟還州與戰敗之已而賊復整兵環攻且登其城扎拉下巨木壓之殺賊甚衆瓜里乃解去扎拉左右手持兩大鐵簡簡重數十斤人號為鐵簡萬戶追及瓜里於韓州東八里許賊方就平野為陣扎拉身率銳士

以鐵簡左右揮擊之無不僵仆賊不能成列乃易馬督軍復擊之賊衆大敗遂走東京咸平隆州民復帖然世宗即位扎拉謁見充護衛為驍騎副都指揮使領萬戶擊斡罕戰於托和大軍未集扎拉在左翼領六百騎與賊戰殺賊三千餘人宗亨富察世傑七穆昆戰不利世傑走扎拉軍賊合圍攻之扎拉圍拒而戰宗亨軍來援賊乃引去西過諾爾嶺追及於臨泉賊先犯右翼扎拉迎擊之賊退走斡罕募人刺之偽護衛阿卜薩身長有力

奮大刀自後斫扎拉扎拉回顧以簡背擊阿卜薩折其
右臂與赫舍哩志寧軍合擊賊遂大敗幹罕平以為宿
直將軍賜銀三百兩重綵二十端丁父憂以本官起復
襲其父明安除蔡州防禦使改宿州遷昌武軍節度使
徙鎮邠州為賀宋歲元使射淮上柳樹矢入其樹飲羽
宋人素聞其名甚異之改鳳翔尹入為右副點檢出為
興中尹改博索路總管高麗憚其威名凡以事至博索
路者望見而跪之二十五年為興平軍節度使卒官扎

拉貞懋寡言平居極和易及臨戰奮勇見者無不辟易
雖重圍萬衆出入若無人之境云

李師雄字伯威鴈門人也有材力喜談兵慕古之英雄
故名師雄宋宣和中以騎射登科累官大名清平尉王
師至大名師雄與府僚出降攝本路兵馬都監齊國建
以為大總管府先鋒都統制知淄州齊廢為汴京馬軍
都虞候歷知寧海軍曹州刺史皇統二年為武勝軍節
度使正隆末為河州防禦使宋將吳璘軍攻秦隴會師

雄以事就逮臨洮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謀欲出
降師雄止之宋將權儀鞭馬方上浮橋師雄射之墜於
橋下遂擒權儀宋師退後從元帥左監軍圖克坦喀廢
喀以兵攻河州有功未幾以疾歸汴卒

尼瑪哈楚呼哈斯罕人初為大臭章京補元帥府通事
宋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楚呼將輕騎數百與備
人數輩間道往救之敗敵兵六千翌日宋兵復圍下邳
楚呼復敗之宋人攻濟州奪戰艦畧盡是時楚呼往宿

州分富勒呼軍還至大河與敵遇力戰敗之盡復戰艦
王師復河南宋別將田胡陵夜襲貝勒布呼營士卒盡
沒楚呼從東平總管併力戰却之元帥府賞以銀幣特
呼勇敢善伺敵虛實以此屢捷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
為蕃部圖哩賜錢萬貫幣帛三百匹衣一襲馬二匹將
之官河間尹大臬白於元帥請留楚呼以給邊事許之
復賜錢萬貫銀二百五十兩重綵三百端馬三匹錄功
授慶陽少尹海陵將伐宋而契丹反召入諭曰汝久在

邊陲屢立戰功昨遣樞密使布薩呼圖留守舒穆魯懷
忠等討契丹師久無功已寘諸法今命汝與都統白彥
敬副統赫舍哩志寧進討因賜具裝廐馬四匹楚呼與
彥敬等至北京未能進會世宗即位遼陽楚呼迎謁遷
輔國上將軍與都統烏哲庫副統琿討斡罕楚呼行至
斡里與斡罕遇左軍小却楚呼挺槍馳入其陣手殺二
十餘人賊乃退元帥布薩忠義自托和追之楚呼以前
鋒追及於臨泉遂大敗之事平遷西北路招討使改東

北路楚呼與完顏思敬有隙思敬為東京留守奉詔至
招討使楚呼不出餞世宗聞之遣使切責之曰卿本大
臬章京起身細微受國厚恩累歷重任乃以私憾不餞
詔使當內省自訟後勿復爾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
而思敬為平章政事北路招討使楚呼以私取諸部進
馬事覺被逮將走京師楚呼為人尚氣次海濱縣慨然
曰吾豈能為思敬辱哉遂縊而死十九年詔以楚呼舊
功授其子和尚世襲布呼明安圖罕穆昆

富珠哩定方本名阿哈寧嘉河人也材勇絕倫海陵素聞其名天德初召授武義將軍充護衛數月轉十人長遷宿直將軍賜予甚厚尋為殿前右衛將軍又三月擢殿前右副點檢世襲明安改左副點檢出為河南尹改彰德軍節度使海陵南伐定方為神勇軍都總管大定二年宋人陷汝州河南統軍使宗尹遣定方將兵四千往取之汝州東南及北面皆山林險阻不可以騎軍戰是時宋兵由鵲路出沒定方至襄城得敵虛實遂牒諭

汝州屬縣曰我率許州成兵十二萬徑取汝州爾等可
備糧草二十萬使人揚言欲據要路絕宋兵往來既而
定方引兵趨鵬路宋人聞之果棄城遁去定方至魯山
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輕騎二百追至布袴義擊敗之遂
復汝州授鳳翔尹宋人阻邊以本職行河南道軍馬副
統率步騎六萬將由壽州進軍次亳州宋李世輔陷宿
州定方從左副元帥志寧戰於城下時天大暑定方督
戰馳突敵陣中出入數四渴甚因出陣下馬取水為人

所害年四十四上聞而閔之詔有司致祭賻銀五百兩
重綵二十端贈金紫光祿大夫

瓜爾佳呼喇上京桑阿屯明安人初在左副元帥達蘭
帳下以功授武德將軍襲其父穆昆正隆末山東盜起
呼喇為行軍明安討賊遇賊千五百人於徐州南敗之
山東路統軍司選諸軍八百人作十穆昆呼喇將之與
驍騎軍皆隸點檢司行至淮南海陵遣以騎兵三百二
十往揚州敗宋兵千五百人於宣化鎮布薩忠義伐宋

呼喇領萬戶由泗州進戰遇敵於宿州歿於陣贈鎮國上將軍

富察鄂倫上京伊蘇河人徙臨潢祖歡托和父穆遜俱贈金紫光祿大夫鄂倫剛毅有技能天輔初以功臣子充護衛遷左衛將軍定武軍節度使召為右副都點檢天德初授世襲臨潢府路赫魯錫蘭明安改東平尹賜錢千萬累除河南尹海陵伐宋以本官為右領軍都監大定二年仍為河南尹兼河南路都統軍使宋以萬人

據壽安縣嵩州刺史舒穆魯圖喇押軍萬戶圖克坦薩布以
騎兵三百巡邏遇於縣東請師於鄂倫鄂倫使明安完
顏呼沙呼率七百人助之宋兵多突刺使士卒下馬跪
而射之宋兵不能當走入縣城突刺進逼之宋人棄城
去追及於鐵索口復大敗之遂復壽安改北京留守大
定尹卒官

爪爾佳扎拉隆州實霞庫河人祖布爾噶蘇國初授世
襲海蘭烏珠明安海蘭路總管父實訥官工部尚書扎

拉狀貌魁偉善女直契丹書天德初以功臣子充護衛
二年授武義將軍未幾擢符寶郎凡再考出為灤州刺
史改知平定軍事海陵南征為武威軍副都總管軍還
大定二年授景州刺史遷同知京兆尹時彰化軍節度
使宗室璋等與宋將胡璘相拒於德順州元帥左都監
圖克坦喀齊喀遣扎拉與諸將議策璋等議曰我兵屢
勝而敵兵不退者知我軍少故也須都監軍至方可破
敵於是喀齊喀領兵四萬至遂下德順州入為殿前右

衛將軍襲父明安改左衛將軍遷右副點檢有疾丞相
良弼視之謂所親曰此人國器也他人有疾吾未嘗往
焉九年出為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仍賜金
帶到官治有勤績邊境以安其斷獄公平道不拾遺遷
臨潢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蕃部畏服改西北路招討
使上遣使宣諭曰今諸部初附命汝撫綏當使治聲達
於朕聽大定十二年卒扎拉性忠實內明敏每論大事
超越倫輩太師勗嘗曰扎拉不學而知方之古人如此

才鮮矣

贊曰臨泉之捷震雷蒞攬符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坻爆
掩淮過鉤鈇成矣故列叙諸將之功焉

金史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八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五

赫舍哩志寧

本名薩哈連

布薩忠義

本名烏哲

圖克坦喀齊喀

赫舍哩志寧本名薩哈連上京和坦人也自五代祖太尉罕齊以來與國家世為甥舅父薩巴海陵時賜名懷忠為泰州路顏河世襲穆昆轉明安嘗為東平尹開遠

軍節度使志寧沉毅有大畧娶梁王宗弼女永安縣主
宗弼於諸壻中最愛之皇統間為護衛海陵以為右宣
徽使出為汾陽軍節度使入為兵部尚書改左宣徽使
都點檢遷樞密副使開封尹契丹薩巴反樞密使布薩
呼圖北京留守蕭蹟西京留守蕭懷忠皆以征討無功
坐誅於是志寧為西北面副統與都統白彥敬以北京
臨潢泰州三路軍討之志寧至北京而海陵伐宋已渡
淮彥敬志寧聞世宗有異志乃陰結會寧尹完顏富色

里利涉軍節度使通吉義將攻之而世宗已即位使舒
穆魯伊德伊喇格布來招彥敬志寧殺使者九人世宗
使完顏默音來伐衆不肯戰乃與彥敬俱降世宗問曰
正隆暴虐人望既絕朕以太祖之孫即大位汝殺我使
者又不能為正隆死節恐為人所圖然後來降朕今殺
汝等將何辭彥敬未有以對志寧前奏曰臣等受正隆
厚恩所以不降罪當萬死上曰汝輩初心亦可謂忠於
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節世宗使扎巴招斡罕扎巴乃

勸之遂稱帝世宗使右副元帥完顏默音征之志寧以
臨海節度使都統右翼軍幹罕敗於長灤西走志寧追
及於霧霖河賊已先渡依岸為陣毀橋岸以為阻志寧
與賊夾河為疑兵與萬戶瓜爾佳清臣圖克坦和羅於
下流涉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絕中泥濘束柳填藉士
卒畢濟行數里得平地將士方食賊奄至賊據南岡三
馳下志寧陣陣堅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賊據上風
縱火乘煙勢馳擊志寧步軍繼至轉戰十餘合火益熾

風煙突人不可當會雨作風煙乃熄遂奮擊大破之於是元帥默音右監軍福壽不急擊賊久無功右丞布薩忠義請自討賊而志寧擊賊有功上以忠義代默音志寧代福壽封定國公使富察通至軍中宣諭之賊畧懿州界臨靈山同昌惠和三縣睥睨北京會土河水漲賊不得渡乃西趨三韓縣志寧方追躡之元帥忠義與賊遇於和托軍頗失利賊見志寧踵其後不敢乘勝遂西走是時大軍馬瘦弱不堪追襲諸將欲止軍勿追志寧

獲賊候人知賊自選精銳與老小輜重分道期山後會
集可擊其輜重忠義然之遂過伊瑪嶺進及諾爾嶺西
臨泉賊見左翼據南岡為陣不敢犯右翼萬戶烏雅扎
拉擊賊少却志寧與瓜爾佳清臣等擊之賊大敗涉水
走幹罕母蘇尼舉營由羅和岡西去志寧追及之盡獲
其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偽節度使六及其
部族皆降幹罕走奚中至七渡河志寧復敗之賊過渾
嶺入於奚中志寧獲賊將碩和卓釋弗殺許以官賞縱

之歸約以捕幹罕自効碩和卓既去見幹罕秘不言見
獲事乃反間奚人於幹罕曰臨泉失利奚人有貳志不
可不察當是時幹罕屢敗其下亦各有心碩和卓與賊
帥錫勒塔干執幹罕詣右都監完顏思敬降志寧與萬戶
清臣宗寧酥格等追捕餘黨至燕子城盡得所畜舊馬
因至茂巴勒達之地悉獲之逆黨既平入朝為左副元
帥賜以玉帶經略宋事駐軍睢陽都元帥忠義居南京
節制諸軍宋將黃觀察據蔡州楊思據潁昌志寧使

完顏王祥復取蔡州黃觀察遜去完顏襄攻潁州拔之
獲楊思乃移牒宋樞密使張浚使依皇統以來舊式浚
復書曰謹遣使者至麾下議之是時宋得韓玘黨人瓜
里扎已用其謀攻靈壁虹縣都統奚托卜嘉叛入於宋
遂陷宿州瓜里等謀曰北人恃騎射戰勝攻取今夏月
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李世輔與之來攻宿州歸德尹
珠嘉蘇色宿州防禦使烏凌阿薩喇萬戶溫特赫蘇赫
費摩羅索不守約束不肯堅壁俟大軍輒出與戰由是

軍敗城陷薩喇嘗遣人入宋界貿易交通李世輔受其
賂遺久之事覺伏誅穆昆賽音坐故知不舉除名托卜
嘉母鄂羅羅緣坐當死上曰托卜嘉背國棄母殺之何
益朕閱其老遂原其死詔蘇色薩喇蘇赫羅索各杖右
差蘇色薩喇仍解職世輔自以為得志曰與瓜里扎巴
置酒高會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中使來
督軍志寧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臣但恐世輔遜去耳
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曰當令十人執一人也

瓜里等問候人所見上將旗幟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薩哈連監軍也軍至萬人慎毋輕之五月二十日志寧將至宿州仍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為疑兵三明安兵駐州南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扼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兵旌旗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以步騎數萬皆執盾背城為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軍萬戶芬徹擊敗之右翼萬戶瓜爾佳清臣為前行毀

行馬短兵接戰世輔軍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
世輔盡按敗將將斬之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城
中虛實明日世輔悉兵出戰騎兵居前乃使瓜爾佳清
臣當之世輔別將以五六千騎為一隊與清臣遇清臣
踵擊之宋將不能反旆志寧麾諸軍力戰世輔復大敗
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爭城門而入門填塞人人自
阻遂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往往墮死墮間殺騎
士萬五千步卒三萬餘人世輔乘夜脫走明日瓜爾佳

清臣張師忠追及世輔斬首四千餘赴水死者不可勝計獲甲三萬他兵仗甚衆上以御服金線袍玉吐鶻賓鐵佩刀使伊喇道就軍中賜之凡有功將士明安穆昆並如陝西遷賞佛寧進官三階重綵三端絹六匹旗鼓笛手吏人各賜錢十貫詔志寧曰卿雖年少前征契丹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朕甚嘉之宋人議和不能決都元帥布薩忠義移軍泰和志寧移軍臨渙遂渡淮圖克坦克寧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決意請和使者

六七往反議遂定宋世為姪國約歲幣二十萬兩匹魏
杞奉誓書入見復通好志寧還軍睢陽上以御服玉佩
刀通犀御帶賜之詔曰靈壁虹縣宿州兵士死者朕實
閔焉宜歸葬鄉里官為齋送人賻錢三十貫鳳翔尹富
珠哩定方以下明安穆昆官為致祭定方賻銀五百兩
重綵二十端明安三百貫穆昆二百貫富埒琿一百貫
權明安二百貫權穆昆一百五十貫權富埒琿七十貫
五年三月忠義朝京師志寧駐軍南京五月志寧召至

京師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帥如故志寧復還軍賜玉束帶上曰鄉壯年能立功如此朕甚嘉之南服雖定日月尚淺須卿一往規畫六年二月志寧還京師拜樞密使七年十一月八日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志寧奉觴上壽上悅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上手飲志寧即以玉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以第十四女下嫁志寧子諸神努八年十月進幣宴百官于慶和殿皇女以婦

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歡飲終日夜久乃罷九年
拜右丞相十一年代宗叙北征既還遣使者迎勞賜以
弓矢玉吐鶻入見上慰勞良久是日封廣平郡王復遣
使就第慰勞之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以玉帶賜
志寧上曰此梁王宗弼所服者故以賜卿郊祀覃恩從
征護衛皆有賜進封金源郡王十二年志寧有疾中使
看問日三四輩疾亟賜金丹三十粒詔曰此丹未嘗以
賜人也使者至志寧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歲薨上

輟朝臨其喪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見陳甲
柩前復慟哭之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葬事祠堂皆從官給諡武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志寧
妻永安縣主妬甚嘗殺孕妾及志寧薨後諸神努兄弟
皆病亡世宗甚惜之遣使諭永安縣主曰丞相有大功
三先朝舊臣惟秦宋二王功大餘不及也今養其孽子
當如親子視之二十二年上問宰臣布薩忠義赫舍哩
志寧孰愈尚書左丞襄奏曰忠義兵權精緻此其所長

也上曰不然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沒
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布薩忠義本名烏哲上京博勒和河人宣獻皇后姪元
妃之兄也高祖幹喇布曾祖瓊都祖呼蘭父博羅國初
世襲穆昆博索路統軍使致仕忠義魁偉長髯喜談兵
有大略年十六領本穆昆兵從宗輔定陝西行間射中
宋大將宋兵遂潰由是知名帥府錄其功承制署為穆
昆宗弼再取河南表薦忠義為明安攻冀州先登攻大

名府以本部兵力戰破其軍十餘萬賞以奴婢馬牛金銀重綵從宗弼渡淮攻壽廬等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略過人將帥之器也賞馬五匹牛一百五十頭羊五百口領親軍萬戶超寧遠大將軍承其父世襲穆昆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為務郡中翕然稱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為反獄倉猝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吏吏搥鼓鳴角囚徒以為天且曉

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郡民詣闕願留詔從之八年改
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遷西北路招討
使入為兵部尚書布薩呼圖嘗與海陵篡立恃勢陵傲
同列忠義因會飲衆辱之海陵不悅出為震武軍節度
使火山賊李鐵槍秉暑來攻忠義單衣從一騎迎擊之
射殺數人賊乃退改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海
陵召至京師謂之曰洮河地接吐蕃木波異時剽害良
民州縣不能制汝宿將故以命汝賜條服玉具佩刀閱

再考從平陽尹再從濟南尹以本官為漢南路行營副
統制伐宋克通化軍世宗立海陵死揚州罷兵入朝京
師拜尚書右丞伊喇幹罕僭號兵久不決右副元帥完
顏默音既敗之于霧霖河乃擁衆貪鹵掠不追討而縱
其子色克暴橫軍中士卒不用命賊得水草善地官軍
踵其遺餘水草乏馬益弱賊軼出山西久無功忠義請
曰契丹小寇不時殄滅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欲願
効死力除之世宗大悅即召還默音勒歸色克本貫拜

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封榮國公賜以御府貂裘
賓鐵吐鵲弓矢大刀具裝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詔曰
軍中將士有犯連職之外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
遷賞詔諸將士曰兵久駐邊陲蠹費財用百姓不得休
息今以右丞忠義為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宜同心戮力
無或弛慢忠義至軍賊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陣而西
行忠義追之及于和托宗亨為左翼宗叙為右翼與賊
夾河而陣賊渡河先攻左翼偏敗右翼救之賊引去幹

罕乃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別道西走
期山後會集追復及于諾爾嶺西陷泉與賊遇時昏霧
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
不助惡當為開霽莫已昏霧廓然及戰忠義左據南岡
為偃月陣右迤而北大敗之獲其弟諾爾俘生口三十
萬獲雜畜十餘萬車帳金珍以鉅萬計悉分諸軍賊走
趨奚地遣將追躡至七渡河又敗之既踰渾嶺復進軍
襲之望風奔潰遁入奚中降者相屬於路詔忠義曰卿

材能表著果能大破賊衆朕甚嘉之今遣勞卿如朕親
往賜卿御衣果勒圖犀具佩刀通犀帶等就以俘獲均
散軍士幹罕既敗遂入于奚中高忠建敗奚于栲栳山
伊喇道取茂巴爾諸奚之家茂巴爾奚乃降幹罕勢益
弱赫舍哩志寧獲賊將碩和卓縱使歸約以捕幹罕自
贖許以官賞碩和卓與其黨執幹罕詣完顏思敬降契
丹平忠義朝京師拜尚書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以玉帶
賜之自海陵遇弒大軍北還而幹罕鴟張命將徂征及

韓罕敗其黨瓜里扎巴奔入于宋宋人用其謀侵掠邊鄙攻取泗壽唐海州於是宋主傳位于宗室子昀是為宋孝宗雖嘗遣使來而欲用敵國禮世宗以赫舍哩志寧經略宋事制詔忠義以丞相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將時大定二年也忠義將行陛辭上諭之曰彼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既至南京簡閱士卒分屯要害戒諸將嚴守備使左副元帥志寧移牒宋樞密使張浚其略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

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命
兵相見宋宣撫使張浚復書志寧曰疆場之一彼一此
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勿道謹遣官寮敬出
麾下議之是時已復泗壽鄧州請隳其城遷其民于宐
亳蔡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
善水草休息且牧馬俟來歲取淮南初世宗詔諸將由
泗壽唐鄧三道進發宋人聞之即自方城葉縣以來田
野皆燒夷之使無所芻牧忠義命唐鄧道軍芻牧許汝

間三年忠義入奏事遂以丞相兼都元帥無何還軍中忠義與宋相持日久慮夏久雨弓力易減宋或乘時見攻豫選勁弓萬張於別庫及自汴赴闕議事次濟州宋將李世輔果掩取靈壁虹縣遂陷宿州忠義使人還汴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與宋人戰遂大捷竟復宿州忠義還以書責宋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遣使二輩持與志寧書及手狀歸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為叔侄國報書期十一月使入境宋又使人來言禮

物未備請俟十二月行成忠義以其事馳奏請定書式
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勢須遣還本國
復稟其主若是往復動經七八十日恐誤軍馬進取世
宗以詔諭之曰若宋人歸疆歲幣如昔可免奉表稱臣
許世為侄國忠義乃貽書宋人前後凡七宋人他託未
從忠義移大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眙濠
廬和滁等州宋人懼而世宗意天下厭苦兵革思與百
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四年正月忠義使右監軍宗

叙入奏將近暑月乞俟秋涼進發詔從之宋使胡昉以
右僕射湯思退書來宋稱經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昉
留軍中答其書使使以聞詔曰行人何罪遣胡昉還國
邊事從宜措畫八月詔忠義曰前請俟秋涼進發今已
八月復俟何時先是忠義乞增金銀牌上曰太師梁王
兼數職未嘗增也至是增都元帥金牌一銀牌二十左
右副元帥金牌各一銀牌各十左右監軍金牌各一銀
牌各六左右都監金牌各一銀牌各四三路都統府銀

牌各二乃定南界官員百姓歸附遷賞格元帥府獲宋
謀人符忠忠前嘗至中都大興府官詰問忠執文據及
與泗州防禦判官張德亨知識由是獲免厚謝德亨德
亨受之忠具款服奏其事于朝於是大興少尹王全解
職德亨除名和議始于張浚中更洪遵湯思退及圖克
坦克寧敗宋魏勝于十八里莊取楚州世宗下詔進師
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密院事王之望書一一
如約和議始定宋遣試禮部尚書魏杞崇信軍承宣使

康濟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主國書式并國書副本宋世為姪國約歲幣為二十萬兩匹國書仍書名再拜不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濟入見其書曰姪宋皇帝昶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魏杞還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姪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罷兵詔天下以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為報問國信使太子詹事楊伯雄副之忠義奏官軍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餘人留馬步軍

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許宋講好而屯戍尚多可除舊軍外選馬一萬二千伊勒希稱是步軍虞候司軍共選一萬五千及簽軍一萬與舊軍通留六萬富强丁多者摘留貧難者伊勒希官給富者就用其奴其存留馬步軍於河北東西太名府率賓呼爾哈會寧咸平府濟州東京哈斯罕等處軍內約量揀取其西南西北招討司臨潢府泰州北京博索海蘭山東東西路並行放還詔近侍局使費摩子寧佩金牌護衛綽台符

寶祇候圖匹輝罕佩銀牌諭諸路將帥以宋國軍到歲
幣銀絹二十萬兩匹盡數給與見存留及放散軍充賞
曾過界者人給絹二匹銀二兩不曾過界者銀二兩絹
一匹伊勒希絹一匹穆昆倍軍人明安倍穆昆押軍明
安穆昆年老有勞績者量與除授又詔曰其令一路全
罷者先發遣之賜忠義王束帶三月詔曰如大軍已放
還丞相忠義宜先還左副元帥志寧右監軍宗叙留駐
南京餘官非急用者並勒還任忠義朝京師上勞之曰

宋國請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元帥大
定初事多權制詔有司刪定上謂宰臣曰凡已奏之事
朕嘗再閱卿等毋懷懼朕於大臣豈有不相信者但軍
國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忠義對曰臣等豈敢竊意
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留神萬幾天下之福也大定
六年正月忠義有疾上遣太醫診視賜以御用藥物中
使撫問相繼於道是月薨上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賻
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世宗將幸西京復

臨奠焉命參知政事唐古安禮護喪事凡葬祭從優厚
官為給之太宗正丞竟充勅祭使中都轉運副使王震
充勅葬使百官送葬具一品儀物建大將旗鼓送至墳
域諡武莊忠義動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
易侃侃如也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為宰輔知無不
言自漢唐以來外家多緣恩戚以致富貴又多不克其
終未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十一年詔曰故
左丞相忠義族人及昭德皇后親族人才可用者左副

點檢烏庫哩元忠體察以聞二十一年上思忠義功勒
銘墓碑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子揆別
有傳

圖克坦喀齊喀上京速蘇海水人父佛寧襲明安喀齊
喀魁偉膂力過人經聞見終身不忘天輔間從金源郡
王羅索為章京甚愛之天會六年以功為穆昆尋領羅
索親管明安元帥府聞其才命權左翼軍事皇統二年
為隴州防禦使以兵十五人敗宋兵二百於高陵以兵

五百人敗宋兵二千於秦州以兵八百人敗宋兵三千
五百於鳳翔以二穆昆拒饒風關宋兵二千來奪其關
口奮擊敗之諸軍乃得過險遷平涼尹再徙臨洮延安
尹是時關陝以西初去兵革百姓失業喀齊喀守之以
靜民多還歸者天德二年為元帥左都監陝西統軍使
貞元二年以本官兼河中尹正隆六年為西蜀道兵馬
都統世宗即位手詔賜喀齊喀曰岐國失道殺其母后
橫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創業之艱難勉膺大位

卿之子弟皆自軍中來歸卿國家舊臣豈不知天道人事卿軍不多未宜深入當領軍屯境上陝右重地非卿無能措畫者俟兵革既定即當召卿宜自勉之大定二年復為陝西路統軍使未幾改元帥右都監表陳伐宋方略詔許以便宜從事轉左都監破宋兵於華州是時宋吳璘侵古鎮分據散關和尚原神義口玉女潭大蟲嶺石壁寨寶鷄縣兵十餘萬陷河州鎮戎軍喀齊喀乞濟師詔益河南兵萬人喀齊喀遣丹州刺史持嘉烏蘇

埒克以兵四千守德順吳璘以二十萬人圍之統軍都監舒穆魯迪里將萬人破宋兵於河州還過德順駐兵平涼求益兵於喀齊喀以解德順圍喀齊喀遣萬戶完顏實訥埒大良順寧州刺史延扎們都各將本部兵合二萬人以順義軍節度使烏雅富埒赫統之與迪里會吳璘聞之使偏將將兵五千人來迎前鋒都爾蘇烏雅奚王和尚擊敗之追至德順城南小溪遑璘自將大軍蔽岡阜而出烏雅等馳擊之迪里富埒赫繼至併力戰

日已暮兩軍不相辨乃解已而璘報云宋主遣使至兩國講和請各罷兵璘遂遁去富埒赫亦引軍還自宋兵圍城至是凡四十餘日乃解初德順在圍中押軍明安溫都富勒哈身先士卒力戰未嘗少挫及救兵至圍解富勒哈之功為多頃之吳璘復來犯陝西州郡兵十餘萬詔以兵七千益喀齊喀兵號二萬慶陽尹烏雅普轄努延安尹高景山分領之彰化軍節度使璋通遠軍節度使烏雅沃哩布寧州刺史伊喇高善努京兆少尹宗

室聶赫恩州刺史完顏摩囉歡皆備軍前任使宋人驅率商號及華山南山之民五萬人來圍華州押軍萬戶費摩蘇拉欲堅壁守之明安伊喇薩爾拉曰宋兵雖多半是居民不習戰不如擊之於是蘇拉以騎兵千人敗宋前鋒追至其大軍亦敗斬首五十餘級已而璋敗宋姚良輔軍於原州宋成軍自寶鷄以西至於大蟲嶺皆自散關遯去頃之璘聞持嘉烏蘇埒克烏雅富埒赫軍已去德順率兵號二十萬復據德順陷鞏州臨洮府臨

洮少尹赫舍哩薩恰死之詔贈官一階賜錢五百貫喀
齊喀以璋權都統實訥埒權副統將兵二萬攻之連戰
宋兵雖敗璘恃衆不肯去分其兵之半守秦州喀齊喀
自行駐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西抵石山頭分兵守之當
德順秦州之兩間斷其餉道璘乃引去都統璋副統實
訥埒邀擊宋經略使荆臯自上八節至甘谷城殺數千
人實訥埒擒宋將朱永以下將校十二人宋張安撫守
德順亦棄城遯烏蘇埒克擊之所殺過半擒將校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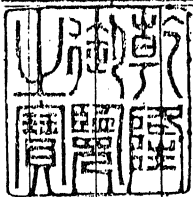
人遂復德順州宋之守秦州者亦自退高景山定商虢
宗室聶赫取環州於是臨洮鞏秦河隴蘭會原洮積石
鎮戎德順商虢環華等州府一十六盡復之陝西平詔
書獎諭賜以玉帶詔陝西將士明安階昭毅以下遷兩
資昭武以上遷一資穆昆階六品以下遷兩資五品以
上遷一資押軍明安階昭武以上者遷一資昭毅以下
武義以上遷兩資昭信以下女直人遷宣武餘人遷奉
信無官者女直人授敦信餘人授忠武押軍穆昆武功

以下忠顯以上遷兩資忠勇以下女直人遷昭信餘人
遷忠顯無官者女直人授忠顯餘人授忠翊正軍有官
者遷一資無官者授兩資明安賞銀五十兩重綵五端
絹十 權正同之正軍人給錢三十貫伊勒希十貫戰
沒軍官軍士長行贈官賜錢有差五年置陝西路統軍
使兼京兆尹元帥府移治河中府統軍使璋朝辭上曰
喀齊喀年老以陝西軍事委卿鎮防利害可訪問喀齊
喀七年入為樞密副使改東京留守賜以衣帶佩刀詔

曰卿年老以此職優佚宜勉之九年入為平章政事奏睿宗收復陝西功數事上嘉納之藏之祕府封定國公十年薨上方擊毬聞訃遂罷有司致祭備禮以葬賻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及重綵幣帛二十一年上念其功遷其孫薩哈武功將軍授世襲本明安海蘭烏克新穆昆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贊曰大定之初兵連於江淮難作於契丹默音挾功幹罕橫噬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獨斷召還默音布薩忠義

受任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耶
赫舍哩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為宰相則誠不
能如知為相之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殆哉岌岌乎
圖克坦喀齊喀料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



金史卷八十七